



目錄

序 張洪年	i
-------------	---

導論篇

一、語言學與粵語

1.1 語言學與語法學	1
1.2 語言與方言	4
1.3 粵語	7

二、研究入門

2.1 方言語法研究	9
2.2 研究方法	11
2.3 研究的課題	15

詞法篇

三、粵語的詞語

3.1 詞的定義	18
3.2 粵語詞的數量	20
3.3 方言詞、社區詞、通用詞	22

四、詞類

4.1 劃分方式	26
4.2 粵語的詞類	27
4.3 名詞與其他體詞	30



4.4 動詞與形容詞.....	32
4.5 區別詞.....	34
4.6 語氣詞與助詞.....	36
4.7 後綴.....	40
4.8 小結.....	41
五、實詞與虛詞	
5.1 實詞——體詞.....	43
5.2 實詞——謂詞.....	48
5.3 虛詞.....	51
5.4 其他詞類.....	53
六、詞的構造	
6.1 語素.....	56
6.2 單純詞.....	57
6.3 合成詞.....	59
6.4 複合詞的不對稱現象.....	65
七、動詞後綴	
7.1 定義與特點.....	70
7.2 動詞後綴的分類.....	76
7.3 粵語詞綴的特色.....	126

句法篇

八、基本的句法結構	
8.1 短語與語法關係.....	138
8.2 主謂結構、小句、句子.....	148
8.3 句型.....	151
8.4 複句.....	153



九、句式的特點

9.1 句式.....	158
9.2 名詞謂語句.....	159
9.3 連謂句.....	164
9.4 被動句.....	168
9.5 處置句.....	173
9.6 雙賓句.....	178
9.7 比較句.....	188

十、助詞

10.1 粵語助詞的分類.....	193
10.2 事件.....	194
10.3 時間.....	200
10.4 焦點.....	206
10.5 情態.....	217
10.6 疑問.....	232
10.7 祈使.....	249
10.8 感情.....	279
10.9 助詞連用.....	280
10.10 非根句的小句.....	287

十一、框式結構

11.1 粵語前後置成分的共現.....	291
11.2 框式結構的特點.....	293
11.3 助詞組成的框式結構.....	298
11.4 動詞後綴組成的框式結構.....	302
11.5 粵語與普通話的框式結構.....	306



理論篇

十二、句子的核心部分

12.1 句子核心的結構與詞序	308
12.2 粵語述語的移位	310
12.3 粵語與普通話述語移位的差異	313
12.4 小結：綜合性與分析性	319

十三、句子的邊緣層次

13.1 邊緣層次	322
13.2 謂詞性助詞	326
13.3 助詞與聲調的關係	335
13.4 助詞與元音的關係	345
13.5 助詞與聯合結構	348
13.6 小結	354

附錄 粵語的音

1. 粵語的音系	355
2. 粵語的音節結構	359
3. 粵拼	362

參考文獻	371
------------	-----

粵語用例索引	387
--------------	-----

後記	391
----------	-----



一、語言學與粵語

1.1 語言學與語法學

我們離不開語言。無論是寫還是讀，無論是聽話還是說話，我們每天都使用語言，語言也伴隨我們成長，好像就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語言甚至是人類獨有的能力，只有人類能擁有這種複雜的能力，表達複雜的概念。這種與生俱來的能力，成為人類的特點，跟其他物種有所區別。因此，我們對語言產生好奇心，是理所當然的。

甚麼是“語言”？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的解釋，語言就是“人類所特有的用來表達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由語音、詞彙和語法構成一定的系統”。這樣的定義，比較容易理解，從語言的構成（“由語音、詞彙和語法構成一定的系統”）到語言的功用（“用來表達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這兩方面，說明了語言的本質。簡單來講，語言是一個系統，有複雜的組織，而這個系統可以用來溝通，作為傳情達意的工具。

根據這樣的定義，我們對語言有個初步的認識。要深入認識語言，需從多方面作科學的研究、系統的分析，才能做到認識語言，掌握語言知識。Chomsky(1986：3)曾提出過三個研究語言知識的基本問題：一、怎樣構成語言知識？二、怎樣獲得語言知識？三、怎樣使用語言知識？“語言知識的構成”，就是研究系統的組成，跟結構組織有關；“語言知識的使用”，顧名思義，就是研究怎樣用語言來溝通的問題；至於“語言知識的獲得”，就是探索這種知識在大腦中形成的過程，通過甚麼方法學來的。假如我們對這三個問題都



能有充分的認識，就應該可以通過解開語言的奧秘，認識人類，回答簡單但深奧的問題：“我是誰？”

“語言學”（linguistics）是一門研究語言的科學，包括研究語言知識的構成、獲得、使用等問題。更準確的說，語言學就是一門以系統的方式研究語言本質和使用的學科。

至於語言知識的構成，可謂作為語言學研究的“核心”部分。起碼我們要知道語言到底是怎樣組成的，知道它是甚麼樣子，對系統本質有基礎的了解，才容易回答語言知識的獲得、使用等問題。探索語言知識的構成，成為語言學研究的核心範疇，作為語言學之下的幾門重要學科，包括“音系學”（phonology）、“詞法學”（morphology）、“句法學”（syntax）等學科。

音系學（有些文獻也稱為“音韻學”）關心音和音的組合；詞法學（有些文獻也稱為“形態學”）主要研究語素和語素的組合、語素和詞的組合、詞和詞的組合等問題；句法學研究詞、短語、句子等成分的組合問題。這幾門學科，都着重組合的問題，通過組合的關係，找出語言規律。這幾門學科構成語言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組合問題可謂形成語言系統的關鍵。由此可見，語言學的核心研究就是研究規律。研究語言知識的構成，就是嘗試回答一些跟組合相關的問題：到底我們掌握了一些甚麼規則？我們怎樣可以通過規則說出無窮盡的語句？怎樣通過規則理解、判別語言的正誤歧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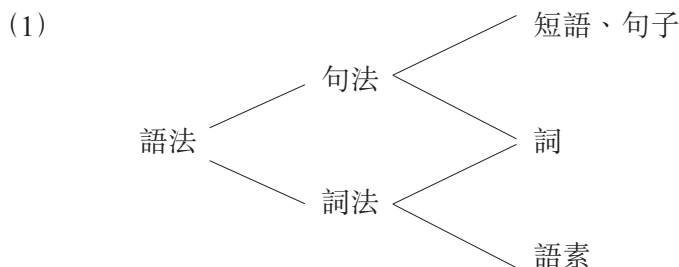
詞法學和句法學可以統稱為“語法學”（grammar）。詞法學研究詞的內部構造，以語素作為基本單位；句法學則研究句子的內部構造，以詞作為基本單位。由詞法學和句法學組成的語法學，主要研究語言結構的問題，是一門關心語素、詞、短語等成分組合的學科。通過語法學的研究，找出語素、詞、短語等組合的規則，從這些方面了解人類語言複雜的一面。

朱德熙（1982：25）對詞法學和句法學的關係有個很清楚的表





述。根據他的表述，稍作修改，如（1）所示。¹ 詞法學所研究的對象是語素和詞，研究語素和語素的組合、語素和詞的組合、詞和詞的組合等問題；句法學所研究的對象是詞和短語、句子，研究詞、短語、句子等成分的組合問題。語法學就是研究詞法和句法的學科，詞法學和句法學的研究有分工，研究對象不一樣，但它們所研究的現象，都算是語法現象。



以下例子就是說明語法學研究的多樣性，也說明詞法學和句法學的區別。我們會感覺到例子（2）是粵語能夠接受的說法，可以稱為合語法的例子。（3）雖然不太符合大多數廣東人的生活習慣，但仍然是合語法的句子。從各個成分的組合關係來講，是完全可以接受，只是跟常識不符，但不屬於語言問題。（4）說起來非常奇怪，有違現實生活，但各個成分的組合關係沒有問題，仍然屬於合語法的句子。用語法學的術語來說，這個句子仍有三個部分組成，可稱為“主語”、“述語”、“賓語”，即作為主語的“海鮮”、作為述語的“鍾意”（喜歡）、作為賓語的“廣東人”。（5）和（6）讀起來相當彆扭，不能接受（星號“*”表示不能接受、不合語法）。雖然（5）仍可依稀分析為三個部分，各自由一個短語組成，但組成每個短語的詞的組合方式不正確，我們不說“* 人廣東”、“* 意鍾”、“* 鮮海”，這些

1 朱德熙（1982：25）的句法部分只有“詞”和“句子”。（1）把“短語”加進來，更為全面。為了更清晰表示詞法和句法的關係，（1）把“語法”加進來。



詞違反了粵語的詞法。不合詞法要求，也就是不合語法。至於(6)，它根本沒有辦法成句，不能分析為主語、述語、賓語等句法成分，無法形成合適的語法關係。即使每個詞的組成符合詞法要求，但違反句法要求，無法成句，因此(6)不合語法，無法接受。

(2) 廣東人鍾意食海鮮。廣東人喜歡吃海鮮。

(3) 廣東人鍾意食辣椒。廣東人喜歡吃辣椒。

(4) 海鮮鍾意食廣東人。海鮮喜歡吃廣東人。

(5) * 人廣東意鍾食鮮海。

(6) * 海鮮食廣東人鍾意。

綜上所述，語法學就是一門研究語素、詞、短語等組合規律的學科，可劃分為詞法學和句法學兩個範疇，分別研究詞法問題和句法問題。本書題為《粵語語法講義》，這裏所講的“語法”，就是以此為基礎，從語法學的角度，介紹粵語語素、詞、短語等的特點，並討論它們組合的規律。

1.2 語言與方言

從語法學的角度來研究粵語，就是利用一套科學、客觀的工具幫助我們了解粵語語素、詞、短語等成分所組合的結構。通過了解粵語真實的面貌，為粵語正確定位，證明粵語跟其他人類語言一樣，有嚴謹的組織，並從而揭開人類語言的奧秘。

根據漢語語言學慣常的分類，粵語是漢語的一種方言。所謂“方言”(dialect)，按照方言學一般的理解，“方言是同一個語言的地方變體，特別是語音方面，往往是其他地方的人覺得難於聽懂的”(袁家驊等 2001: 1)。方言是語言的“變體”(varieties)，即“any particular kind of language”，而變體是“grammatically (and perhaps lexically) as well as phonologic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varieties”(Chambers and



Trudgill 1998 : 5)。沿着這種思路，不同的方言仍屬同一種語言，既然屬同一種語言，方言的差異只不過是同一種語言內不同變體的差異，並非不同語言的差異。

事實上，這種把方言與語言區分的考慮，並非純粹按照語言特徵來劃分，而是主要基於語言演變的規律，並且按照非語言的因素（例如政治、社會、地理、文化等方面）來劃分。正如趙元任（2002 : 83）所說，“平常說方言，是同一族的語言，在地理上漸變出來的分支；分到什麼樣程度算是不同的語言，這個往往受政治上的分支的情形來分，與語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兒”，他（2002 : 84）最後總結認為“在中國，全國方言都是同源的語言的分支，雖然有時候分歧很厲害，我們認為是一個語言的不同的方言”。由此可見，有關方言的定義，所考慮的判別標準主要是非語言的因素（例如政治、社會、地理、文化等方面）。粵語跟漢語是同源，在歷時上有密切的關係，可以視作漢語的分支，再加上政治、社會、地理、文化等非語言因素的考慮，粵語因而應分析為中國境內的一種漢語方言。

語言學對“語言”的定義，一般理解為一個擁有音系、詞法、句法等系統。只要完整具備這個系統的各個元素，就是一個語言。正如 Chomsky (1988 : 36) 指出，語言是一種個人的現象，存在於每個人的大腦裏，在大腦裏形成系統（an individual phenomenon, a system represented in the mind/brain of a particular individual）。按照這樣的理解，定義語言的獨立性，純粹考慮系統的完整性，即是否齊全包含音系、詞法、句法等部分，有緊密的組織，而並非由社會政治和規範性因素（obscure sociopolitical and normative factors）來界定（Chomsky 1988 : 37），這是生成語法學（generative grammar）的觀點。既然粵語擁有齊備的音系、詞法、句法等部分，構成一個嚴謹的系統，按照這樣的定義，粵語毫無疑問是一個獨立的語言。

根據上述兩種不同的考慮、不同的定義，粵語既是獨立的語



言，又是漢語的方言，兩者並沒有矛盾（鄧思穎 2003a）。

已知語言是一個擁有音系、詞法、句法等系統。根據這樣的定義，系統內存在任何有規律的差異，都會形成不同的系統，也就是說，形成不同的語言。比如說，廣州話和蘇州話在音系有顯著的分別，在詞法和句法也有差異，它們顯然應該屬兩個不同的系統，而不是一個系統。按照上述的定義，廣州話和蘇州話既然分屬兩個不同的系統，就應該分屬兩種不同的語言，而不屬於同一個語言。從系統的角度考慮，廣州話和蘇州話的確是兩個不同的系統，是兩個不同的語言；按照非語言的因素（例如政治、社會、地理、文化等方面）考慮，廣州話和蘇州話有歷史的淵源，作為漢語的變體，同屬一個語言，是漢語的兩個變體，即兩個方言。

由此可見，所謂語言與方言劃分的問題，只是劃分標準的不同。廣州話既可以理解為漢語的一個方言，又可以理解為一個獨立的語言，這種想法並沒有矛盾。既然我們可以把方言理解為擁有完整系統的語言，方言比較也就是語言的比較，正可以把比較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套用到方言語法研究中（鄧思穎 2003a）。

語法學的研究，正是希望通過一套科學、客觀的工具，讓我們了解語素、詞、短語等的組合規律，描繪語言的結構，並尋找造成語言差異的原因。從語法學的角度思考漢語方言的特點，目的就是了解方言真實的面貌，為方言正確定位，證明方言跟其他語言一樣，擁有嚴謹的組織，也希望進一步窺探形成差異的原因，了解漢語的發展。比較方言語法的方法，其實跟比較不同語言語法的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方言語法研究實際上就是語法學的研究，只不過所研究的語料來自方言而已。



1.3 粵語

“粵語”一詞，是學術上較為通用的叫法。如果着重在漢語方言的定位，粵語也可稱為“粵方言”。事實上，“粵語”一詞的涵蓋面可以很廣，包括好幾個的方言片（李榮 1989a, b, 余藹芹 1991, 詹伯慧主編 2002a 等）。根據這樣的理解，“粵語”在英語可以稱為“Yue Dialects”。

在漢語方言學界，一般以“廣府片”（又稱為“粵海片”）作為粵語的代表。“粵語”一詞，在學術界裏因而有一個狹義的理解，就是專指廣府片。由於廣府片以廣州話為典型代表，“粵語”在學術文獻的用法幾乎跟“廣州話”、“廣府話”等術語等同。至於在日常生活裏，普羅大眾常用“廣東話”、“白話”等名稱，專指廣州話。按照這種狹義的理解，“粵語”在英語可以稱為“Cantonese”。

雖然“粵”是廣東省的又稱，但廣東省內除了有粵語外，還有其他方言，如客語、屬於閩語的潮州話、汕頭話等，而粵語也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流通，不限於廣東省。因此，“粵語”跟“廣東方言”並非同義，前者是指以廣州話為代表的方言，而後者是指廣東省內的方言，包括粵語、閩語、客語等。“廣東方言”在英語可以稱為“dialects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e”，跟上文提到的“Yue Dialects”和“Cantonese”都不一樣。

“粵語”跟“廣東話”嚴格來講並非等同，以“粵語”一詞專指廣州話（以廣府片為代表的粵語）在學術界已有認受性，而“廣東話”這種叫法則為普羅大眾所接受。然而，這兩個詞的唯一區別，就是前者是學術界的術語，而後者是社會上普羅大眾的習慣用語。本書是語法學學術著作，根據學術界的慣例，採用“粵語”一詞，而不用普羅大眾習慣的“廣東話”，就是這個道理。

廣州粵語和香港粵語雖然同屬廣府片，都算是粵語典型的代

